

欧洲的翅膀 与中国的云彩

◎ 张结海 著

一部荣获文化部全国比赛冠军的佳作
一场全方位展现欧洲风情的盛宴
一本深刻剖析中西文化差异的经典

法国女人

嬉皮士

艳遇与言遇



華藝出版社
HUA YI PUBLISHING HOUSE

G04
57

欧洲的翅膀 与中国的云彩

张结海 ◎ 作者



華藝出版社
HUA YI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欧洲的翅膀与中国的云彩 / 张结海著. —北京:

华艺出版社, 2010.8

ISBN 978-7-80252-229-9

I. 欧… II. 张… III. 比较文化—中国、西方
国家 IV. G0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145346号

欧洲的翅膀与中国的云彩

作 者: 张结海

责任编辑: 吴 婧 王慧敏

特邀编辑: 勉 力

统 筹: 刘 泰

出 版: 华艺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中路229号海泰大厦10层

电 话: (010) 82885151

传 真: (010) 82884314

印 刷: 北京顺义兴华印刷厂

开 本: 1/32

字 数: 160千字

印 张: 9.875印张

版 次: 2010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52-229-9 / I.6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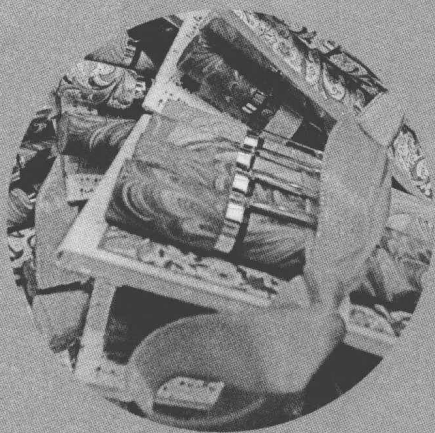
定 价: 22.00元



华艺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华艺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序 言



一封在巴黎收到的上海来信

欲望·理性·激情：法兰西遐思



Florence Padovani博士祝贺本书出版

一封在巴黎收到的上海来信

亲爱的小何：

你曾问过我，我原来是怎么看待上海的。你还问我，作为一个刚到上海的法国姑娘是怎么认识这城市的。要说的事太多了，上海的一切与巴黎有很大的不同。在此信中，我会尽力将我的所见所闻告诉你。

我带了个大箱子到上海，沉甸甸的箱子里都是书。提着这样的箱子，我算真正体验了法国人“知识是很重的”这句话。在我的脑袋里也同样装满了对上海的各种想法。在动身前，我和你聊了许多有关上海的事，也看了不少讲述上海的影片，读了不少谈论上海的报告和书籍，所以，人们都认为我到了一个并不陌生的地方，我也以为如此。似乎可以说，虽然我从未来过这里，但我已熟悉这里的一切。然而事实却远非如此……

对于一个法国姑娘来说，上海究竟是什么呢？



首先，它是个租界。有趣的是，我的住所和工作单位就在原法租界里，这纯属偶然。既然如此，那么在附近找个公寓房就是很自然的事，好让我骑自行车就能轻松地来回。于是我到了令所有法国人都称羡的地方——上海的中心街区。许多趣事往往来自于不经意的偶然中，或者说，命运不乏幽默。

对法国人来说，最重要的城市印象往往与历史有关。这里有许多由法国建筑师设计建造的宏伟建筑，例如博物馆或歌剧院，但在这些建筑中，外滩名列榜首。我们对上海的印象，更注重的是历史，其次才是现代化的、发展中的城市形象。当然，客观地说我并不能代表所有法国人，但我认为，法国人和上海人的不同在于：上海人追求新的事物和法国人寻找正消逝的历史痕迹往往都怀着同样的热忱。我相信，这一不同正是造成我们在许多事情上有不同看法的原因。

一天，我陪一位首次来中国的法国历史学家游览上海，出租车司机见到两位能讲中文的老外显得格外兴奋。与往常一样，我与司机聊起了天。当车子驶上高架道时，脚下是一片崭新的楼房，司机中断了我们的谈话，极为自豪地说：“看那右边，多美啊！这是个经济发展区。”我与历史学家面面相觑，不吭一声。这位可亲的司机要我们赞赏的那些摩天大楼，



其实与巴黎戴芳斯区的高楼大厦并没什么不同。对我们来说，这样的高楼没什么可赞颂的。相反一想到在建设中被推倒的那些历史建筑，我的心就开始隐隐作痛。

这样的争论在我和我的中国同事里也曾有过。那天我们来到了上海的郊区，那里居民的生活条件极为困难，没自来水，房子是旧铁皮的房顶。他用中国人不常用的目光盯着我，并问我，“你真的要保留这一切吗？现代化给当地居民带来好处，有什么必要去保留这样的破房子呢？”天哪！怎么会有这样的误解呢？对我来说，所谓的老房子必须至少有百年历史，其次它还要有人文景观的纪念价值。他怎么会以为我要保留这样的房子呢？这些房子年代并不悠久！显然，问题出在彼此的不理解，事实上我们用中文沟通更加深了这一误解。因为大家都懂中文，彼此也以为都懂了，都理解了。如果我不了解中国，如果我不会说中文，或许会好一些……至少我不会常为此激动。

还是再回到出租车的话题吧，出租车确实是个值得研究的课题。上海乘坐出租车的价格与巴黎相比相对较为合理，但是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里，交通状况如何呢？其困难之大，是我从未预料的。巴黎每个路口都有地铁出口，而上海的地铁能抵达的地方太少



了，你不得求助出租车或坐公交车，或者……骑自行车——如果你酷爱运动的话，而且要不死！上海的交通可以作为一本书的主题。上海地铁不仅靠站有限，而且时间安排上也有很大的限制，例如每当晚上9点半后，轻轨便不见踪影了。对巴黎人来说，这简直无法理解：生活怎么能没有地铁呢？90年代巴黎地铁员工的大罢工造成的混乱，令巴黎人至今都谈虎变色。地铁成了巴黎人生命的一部分。为巴黎人勾勒画像，除了夹着棍子面包，还得在他们手上加上一张地铁票。而上海人的画像是：西装革履，握着手机，一脸无奈地在扬手打的。简言之，一个像上海这样规模的大都市，竟然没有快速便捷、井井有条的公共交通，对巴黎人来说，这实在令他们大跌眼镜。

上海的交通堵塞更令人瞠目。一天，我带了许多笨重的行李，想等一辆出租车，却几乎花了骑自行车的一倍时间才算如愿以偿，一半的时间是花的眼巴巴地等一辆难见踪影的车辆，而另一半时间是耗在滚滚车流的“海洋”里进退两难。我不解地问别人，人们的解释是：天热，躲在车里躲空调；天冷，钻到车里取暖；下雨时，出租车是避雨的好去处。上班靠出租车代步，下午坐出租车回家。于是当急需一辆四轮车子时，确实难上加难。



上海也是座“水城”，它会使我想到巴黎。当然，不是塞纳河，而是黄浦江。江面上追波逐浪的不是游艇，而是货轮与那些缓缓而行、一脸庄严的巨轮。沿岸的豪华饭店为了让人们远眺江水，纷纷在外放了餐桌。恋人们沿外滩岸边漫步细语。外滩虽没塞纳河的两岸长，但每当夜幕降临，这里同样充满了魅力。熙熙攘攘的外地游客嬉闹着在拍照，小贩打开了摆满小商品的摊子，喧闹中不乏亲切。

我谈的始终是我对上海人生活的感受，还想告诉你，上海人是怎么看待我们的。这有点像被迫穿了件狭小的戏装，绷得很紧，我无法自由动弹。当上海人初次见到我时，他们认为我是美国人。我怎么会是美国人呢？这无非说明了上海人对外国人有许多成见。必须承认，我对中国人也有类似的看法。

法国人的“浪漫”与上海人的“浪漫”并非是一回事。当上海人知道我是法国人时，他们会说：

“哇！法国人，多浪漫啊！”你真以为法国人是浪漫的吗？在上海过了些日子后，我明白了，彼此的“浪漫”并非是一概念。在法国人看来，尤其是青年人，“浪漫主义”是过去的旧概念，是祖父母时代的情感产物。今天，没有法国人会认为自己是浪漫的。法国人认为，浪漫主义运动与革命理想捆绑在一起，



是用文学与音乐来表达革命理想的运动，它是虚幻的、遥远的理想……它与眼下浸透商业利润的虚情假意没有丝毫关系。但是在上海大街上，“巴黎”成了推销时尚婚纱的专有词。

法国姑娘喜欢披上洁白的婚纱到教堂举行婚礼，这并不表示宗教信仰，而是一种象征，她们没人会将此看做“浪漫”。确切地说，这是个过时的、却有诱惑力的传统习俗。情侣之间互相赠送鲜花，也不是“浪漫”，这是表示爱情的正常方式。再说互赠鲜花并不一定是情人。法国人喜欢鲜花，应邀去朋友家晚餐，人们总会带上一束鲜花，女性间也可以互赠鲜花，这也没什么暧昧可言，探望病人通常也带上一束。因此上海人当做“浪漫”的事，例如洁白的婚纱和鲜花，其实都是传统，都是日常的方式。

相反，上海人的手机倒是个专门与浪漫、爱情敌对的“坏蛋”。当你谈话时，它粗暴地闯进来，蛮横的声音不停地呼叫你，如何继续谈话呢？这太失礼了。告诉你，我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关掉手机，当我屋里有客人时，我甚至还会切断我的电话。你必定以为我脑子出毛病了。但是，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将时间留给我的客人，而不是将自己变为手机的奴仆。如果涉及恋人，那更要谨慎了。当缠绵的恋人每隔5秒钟就



被手机从爱情中惊醒而去谈生意，多尴尬啊！在这样一个不讲理的第三者前，恋人如何来倾诉衷肠呢？

一天，我在一家豪华饭店与朋友共进晚餐。在我们旁桌，有对年青人卿卿我我，但他们谁也没想到去关掉各自的手机。我看到，他们谈话不到5分钟便被手机声打断，甚至连亲吻的时间都没有……对此我极为惊讶，忍不住问我的中国朋友，这究竟是偶然的，还是正常的。我甚至还问他们，是否他们也是这样。然而无人能明白我为何如此激动。他们没人会想到，这个蛮横的小玩意竟会是情敌，或者说至少是第三者。我想对中国朋友说，当你在恋爱时，一定要关掉手机，如果他（她）拒绝，或磨磨蹭蹭装模作样的话，你就可以知道他（她）对你的爱究竟有多深了。当你为恋人点起星光般灿烂的蜡烛时，当你掏出很多钱上饭店用餐时，当你激动地献上999朵玫瑰时，手机突然响了，精心营造的温馨顿时化为乌有。

上海的时髦青年都喜欢染发，染了一头火红色、金黄色头发的男孩和女孩到处可见……好像头发颜色的改变是阿里巴巴的芝麻开门咒，会给他们带来所向往的快节奏、现代化的西方生活。到了上海后，我才算发觉自己是多么的与众不同。数年来，我住在巴黎，巴黎有多种文化和多种民族，我习以为常。你



是否中国人，在巴黎不会成为什么问题，也没人会去想什么。但在上海，这样的不同随时会让外国人感受到，即便改变头发色彩也无济于事。为了过上安静的生活，有时我也想去将头发染成黑色。对我来说，这确实很有感触：在法国为了与众不同，许多人竭力标新立异。而在上海却相反，为了不让人家注意，我必须努力！美容院提供各种流行发式，它可以让你自以为外国“阶级”中的一员。

你或许会对我说，头发颜色可以改变，但人的肤色是无法更改的。你又错了，这里大部分青年人的肤色比我更白。黄皮肤的是我，而不是他们！铺天盖地的化妆品广告令你眼花缭乱，它们信誓旦旦地保证你的肤色会更白、更美。即便这样的事在法国早已发生过，但看到上海人与法国人抱着同样的劲头一个怕晒太阳，一个却巴不得晒太阳，这还是十分有趣的。

在夏天里悄然发生的“战争”同样会令你张口结舌。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会抱怨天气的炎热，而我却极为高兴能够有些热的空气。在办公室里，谁能控制温度调节器，这简直成了一场秘密战争！在会议休息间隙，在我的经理抱怨热得昏过去之前，我若无其事地悄悄将温度调高几摄氏度，其实房里温度本来只有10多摄氏度……有时，我干脆打开窗户，让外面热



空气进到这个如冰箱般的办公室里。这似乎在说，彼此的肤色不同，头发不同，甚至连对温度的感受也不同。

对于上海的一些标志建筑，例如东方明珠塔，我实在不明白究竟美在哪里，好多人揶揄说它像个“生命图腾”。至于金贸大厦，我曾上去拜访过能住这样高楼的朋友，似乎有晕船般的感觉。坦率地说，其景观并非像有人说的那样美不胜收。在我看来，狭小的弄堂、老虎灶、有地方特色的饭店、旧家具店和菜场……这才是上海的魅力所在。在我大楼旁，准确地说在我楼下，是个老百姓居住的地方。它并不奢华，不是人们常给我参观的那些场所，但这里生活了许多上海人，它成了另一个上海。同许多大城市一样，上海也有许多不同的地方，对我来说，这样的平民区，才是让我流连忘返的。这里可以看到新的东西，可以与他们聊天。我喜欢看他们每天早晨的舞蹈，还喜欢看那些中、老年妇女在健身器上锻炼身体。无人会弄坏这些器械，也无人对它乱画乱涂。见我骑车经过，她们常微笑着向我致意，即使我们很少交谈，但我们在默契中建立了友谊。

伫立在窗前，两个不同的上海呈现在我眼前。当我低头俯视，跃入眼帘的是那孤岛似的一片低矮平



房，紧靠着的是家改作它用的厂房。而举目远眺，一幢幢摩天大厦以不同的高度和式样在争芳斗艳。每当夜幕降临，绚丽多彩的霓虹灯染亮了夜空。黄昏时，我闻着各种气息，在窗下的小弄堂我似乎看到了在烧菜、煎炒、上厕所和洗头的百态人生。人们在这里生活，在实实在在地生活。上海的大街上热闹异常，马路上闲逛的更多的是大人。街角的售烟小贩可能是个象棋冠军，无论在何时，总看到他在专心致志地下棋。从他下棋的次数和在旁观棋不语的人群，可以判断，他是个下棋高手。而年青人，我相信他们绝大部分都呆在家里做功课，或弹奏着枯燥乏味的音阶练习——我楼下的小邻居就是这样一位。这种在大街上玩耍的情景颇为有趣。夏天，在法国南部当地居民也有在室外闲逛的习惯，但巴黎完全不同，漫步在巴黎大街上的人95%是游客。而在上海马路上的人绝大多数是当地居民。并非是炎热将他们撵到门外，而是房子的狭陋使他们只得到街上乘凉。不管如何，做饭或解手，必须在室外。

他们对艺术也有着令人不可理解的热爱。大人常带孩子去听音乐演出，尽管孩子不停嘟囔：“我饿了”、“我渴了”和“我要回家”……但他们还是接受了西方文化的“洗礼”。这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影



响呢？或许未来会告诉我们。记得有一次，我去看一场现代舞蹈的演出，演员的表演出神入化，令我叹为观止。但略为遗憾的是时而响起的手机声和邻座的高谈阔论。固然我以为这样或许不错，可以坦率流露自己的真实情感，可以自由自在的评头论足，不像在法国，艺术已被捧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在乐队演出时，观众几乎是大气都不敢出。但即便如此，还是应有所收敛。在离开法国前，我有幸去柏莱也剧场参加一位著名钢琴家举办的音乐会，演出到一半，有人将塑料纸袋弄得窸窣作响，于是钢琴家愤然中断了演奏，那位观众则满脸羞愧地走出了剧场，这样的情景在上海是看不到的。这不由令我想起我第一次在北京看京剧的情景，倒霉的是在我座位旁居然有个痰盂……我看到络绎不绝的观众从我身边走过。当时我一边心不在焉地看着舞台上的演出，一边瞅着在我身旁发生的难以置信的一切。今天在上海的大剧场里，这样一幕是看不到了。

当然，这一切与我在离开法国时对上海存有的想法毫无关系。我相信，有人会说我去除了掩盖现实的油漆，有人会说在我楼下的生活充满了勃勃生机，更显真实。失去了自己的梦并非意味就此抛弃这个梦，我可以说，这些梦仍在维持着某些想象，但现在的我



已不再将梦当现实。我爱这里的人胜于这城市，他们令人感动，令人操心，令人吃惊，令人不知怎么办，他们有他们的幽默。他们建造了这座城市，而不是这城市造就了他们。他们是上海的基础。

当我再读此信时，我明白我写得太多了，有时还略带了批评。但法国谚语说得好：“*Qui aime bien chatie bien.*”（爱之深，责之切）我居住在这里，所以我有发言权。与走马观花的旅游者相比，我对这里有更多的了解。我想回法国后我们还将继续讨论，我们不会再用想象来营造上海，我们将用我们的希望，用不同文化的眼光来看待上海。也正是这眼光，可以摆脱各自的短浅，可以摆脱给我们带来偏见的那个装满书籍的“大箱子”。

致以问候。

（赵念国 译）

